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

列傳六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鍾傅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適

鍾傅字弱翁樂平人本書生用李憲薦為蘭州推官坐對獄不實羈管郴州章惇與邊事奏還其官得入對為哲宗言夏衆夥而勇難以一舉滅但當擇城險要以正不朝削地之法坐待其斃帝然之命幹當熙河涇原秦鳳三路公事以功累進集賢殿修撰知熙州傅自始仕至此僅再歲遂擅帥熙秦騎四萬出塞無功而還惇方

主其議不加罪初傅請合三路兵築天都城工既集復言水源不壯不可興役坐所奏乖異褫職俄而詐增首虜事覺再貶連州別駕崇寧中復起知河中府歷鄆瀋渭三州擢顯謨閣待制建言河南要地靈武爲根本條上十四事未報詔諸道進討傅遣將折可適至靈州川有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會別將高永年沒於西而可適遇雨失道爲虜所乘傅以逗撓黜知汝州奪學士未幾復爲杭州真定永興太原延安府以故職卒贈端明殿學士傅所行事大抵欺妄故屢起屢償云

陶節夫字子禮鄱陽人晉大司馬侃之後第進士崇寧

中知延安府以招降羌有功加集賢殿脩撰築石堡壘四城石堡以天澗爲隍可趨者唯一路夏人窖粟其間以千數旣爲宋有其酋驚曰漢家取我金窟塢亟發鐵騎來爭節夫禦之斂兵退連擢龍圖閣直學士方議城銀州謀告夏人巴東節夫料必西趨涇原乃遣裨將耿端彥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涇原至則城備已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節夫久在延安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故唯京意是徇尋領經制環慶涇原河東邊事陳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朝廷罷經制司且棄所城地節夫乃求內郡歷青秦二州太原府坐疏

留本道兵勿移戍降待制知永興軍卒追復故職

毛漸字正仲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五溪漸上利害於察訪使章惇遂諉以區畫建新化安化二縣擢著作佐郎知安化召爲司農丞提舉京西南路常平哲宗時歷廣東荆湖轉運判官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部水溢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于海開無錫蓮蓉河武進廟堂港常熟疏涇梅里入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茜涇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無水患累遷祕閣校理陝西轉運使攝渭秦熙三州復攝帥涇

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擣其虛破沒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贈龍圖閣待制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又舉制科會罷調韓城尉歷官中外累典方州最後知桂州積遷祕書少監直龍圖閣蔡京開邊祖道乘時徼富貴誘王江曾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峒六千家十餘萬口王江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爲守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爲懷遠軍又言黎人願爲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爲允州中古州地爲格州增提舉溪峒官三員又言地州文州蘭州那州皆

內附請於黎母山心立鎮州爲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
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軍於水口南丹州莫
公佞獨拒命發兵討擒之遂築懷遠軍爲平州格州爲
從州南丹爲觀州并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南路連攏
龍圖閣直學士召爲兵部尚書未行徭黎渠帥不勝忿
蜂起侵剽圍新萬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徙城時
言黎人伐木助役及是詔問不能對京芘之猶除端明
殿學士知復州召爲刑部尚書卒贈宣奉大夫祖道在
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
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瘠癘戍者歲亡什五六

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旣自以爲功至謂混中原
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張商
英爲相治其誕罔追貶昭信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復
還之然所創州縣不旋踵皆罷是後龐恭孫張莊趙適
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云

張莊應天人第進士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轉
運副使王祖道建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安軍詔莊按
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授莊集賢殿修撰代知桂州
奏安化諸州納土幅員九千里尋又奏寬樂諸州納土
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黔南路經略安撫

使知靖州莊遣黃忱築安化城忱蠻將也知蠻情僞力
言不可莊怒別遣胡超儂昌等往築果爲蠻所擒超等
沒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
旅啓釁邀功妄言諸蠻效順納款得地當時柄臣攬爲
綏撫四夷之功奏賀行賞張皇其事自昔欺君無大於
此朝廷旣追貶祖道莊責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再
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荆南府徙江寧復進徽猷閣直學
士歷知渭毫襄州鎮江東平府宣和末坐繕治東平城
摧圯降兩官予祠卒贈宣奉大夫

趙適開封人大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爲梓州路轉

運司判官以勞加授龍圖閣直學士爲正使政和五年
晏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嶺堡初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
擾夷部且誣致其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四出剽掠已
而樂共城監押潘虎誘殺羅始黨族首領其族蠻憤怒
合漏等攻樂共城適并劾之詔斬虎罷宗諒代以康延
魯而聽適節制適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矣於是詔發
陝西軍義軍上軍保甲三萬人以適爲瀘南招討使適
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漏據輪縛大
圍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適軍不能進間從巡檢
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特峭絕賊恃之無守

備適欲襲取命友直祐恭迭攻之友直所部多思黔土
丁習山險而山多生猱適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
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
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顛迺縋梯引下人人
銜枚挈猱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祐恭與其衆悉登擁
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然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
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適望
見火麾軍躡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能抗
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俘斬數千人卜漏突圍走追獲
之晏州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千里適爲建城砦畫

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詔置沿邊安撫司
以轉運副使孫義叟爲安撫使加適龍圖閣直學士熙
州蘭湟經略安撫使適以疾請祠不許旣入對賜上舍
出身拜兵部尚書適與童貫有隙力請去以提舉醴泉
觀兼詳定一司勅命六年出知成德軍拜延康殿學士
賜其子永裔上舍出身祕書省校書郎涑水人董才得
罪亡命上書請取全燕以自效王黼童貫大喜將許之
適言不可疏奏上斥還才書才窮蹙轉入河東詔以問
適適復具疏極論其害泊適徙熙州黼等卒納才又慮
適過闕有所陳趣便道赴鎮諸蕃聞適至相賀曰吾父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來朝廷真欲無事矣爭出鉏耨午價為頓犒居數月以疾乞致仕予祠起知中山順昌應昌府金人舉兵召赴闕尋卒未裔歷知眉州言者論適欺罔軍功未裔遂放罷

論曰宋西園有夏州諸羌南服有溪峒諸蠻舊矣叛則討順則撫祖宗之謨烈具在章惇蔡京乃襲王安石餘知務以恢拓疆宇啗其君任鍾傅王祖道輩日興干戈爭不毛之地邊氓暴骨儲峙為虛是何嘗以介鱗易衣裳也况喜功僭賞人懷僥倖圖燕之議起而虜禍構矣由茲言之漢相蕭望之匡衡唐相姚崇宋璟咸抑邊功

其慮誠遠哉

郝質 賈逵 竇舜卿 劉昌祚

盧政 燕達 姚兕弟麟子 楊燧

劉舜卿 宋守約子球 高敏

郝質字景純汾州人少從軍挽疆為第一充殿前行門換供奉官為府州駐泊都監累功超遷內殿承制并代路都監又為大名路鈐轄討貝州賊平遷六宅使歷安德軍節度使為殿前副指揮使神宗立易節度武軍為都指揮使卒贈侍中謚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犒豐渥公錢不足出已奉助之自奉簡儉食不重

肉篤于信義在并州與朝士董熙善約為婚姻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為節度使竟以女歸董氏自為官不上閱閱從微至貴皆以功次遷云

賈逵橐城人隸拱聖為卒至西染院副使從狄青征儂智高戰歸仁驛既陳青誓眾不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孫節戰死逵為右將軍先鋒將私念所部兵數困易劔兵法先據高者勝苟復待命而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即日引軍趨山既定賊至逵麾眾馳下仗劍大呼斷賊為二賊首尾不相救遂潰逵詣青請罪青拊其背勞謝之邕州城空青使人括公私遺墜固辭是時將校多以

搜城故匿竊金寶獨逵無所犯歷秦鳳諸路鈐轄涇原高陽關麟延路副都總管積遷至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謚武略

竇舜卿字希元安陽人以蔭為三班奉職歷府州兵馬監押夏人犯塞舜卿舉烽求援於大將王凱弗應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要以同出為報舜卿驩然相許不自以為功為青淄路都監海盜行劫執官吏舜卿募士三百悉擒之湖北蠻徭彭仕義叛徙為鈐轄兼知辰州建請築州城不擾而辦仕義

降擢康州刺史累遷邕州觀察使歷邠寧環慶路副都
總管熙寧中十上章求退且句易文階改刑部侍郎以
宮祠致仕再轉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八十八諡康敏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以父賀戰沒定州錄右班殿直
遷至涇原副都總管神宗命將西征詔與總管姚麟率
兵五萬受環慶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旣入境
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次磨臍隘夏衆十萬扼險
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敵小却師乘之斬首千七百
級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
門幾入遵裕馳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

我爭功奈何命按甲勿攻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
軍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灌遵裕軍遂潰
而還復命涇師爲殿至渭州糧盡士爭入無復行伍坐
貶永興軍鈐轄明年復徙涇原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知延州時永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先修馬政令軍
中校技擊優者給馬夏人寇塞門安遠砦拒破之殺其
統軍葉悖麻咩叱理二人蓋始謀攻永樂者圖其形以
獻帝喜遣營馬步軍哲宗立以知渭州累遷殿前副都
指揮使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卒年六十八贈開
府儀同三司諡毅肅昌祚氣貌雄偉善騎射箭出百步

之外夏人得箭以為神持歸事之所著射法行於世
 盧政太原人以神衛都頭從劉平與夏人戰延州平敗
 政脫身歸黃德和誣平降賊仁宗引政問狀政言平被
 執非降也因自陳失主將當死帝義其言赦之以為供
 奉官德州兵馬監押累功歷秦鳳高陽關都鈐轄治平
 熙寧中為涇原四路副都總管遷至武泰軍節度使政
 時年七十三氣貌不衰早朝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以材武隸禁籍授內殿崇班歷秦
 鳳副都總管遷至忠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郭
 達招討安南為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神宗諭之曰卿

名位已重不必親矢石也達頓首謝曰臣得憑威靈滅
 賊雖死何憚初度嶺聞前鋒遇敵苦戰卷甲趨之士皆
 自奮傳呼太尉來蠻驚潰即定廣原師次富良江蠻蠻
 鬪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
 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擊之大敗乃請
 降還拜榮州防禦使元豐中累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武
 康軍節度使哲宗立遷為使徙節武信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毅敏達起行伍喜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
 燕見未嘗不從容嘗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
 威克厥愛可乎達曰要以愛為先耳帝善之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以父寶戰沒定川錄右班殿直爲
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酋衆潰乘之遂破蘭浪
敵大舉寇邊圍諸砦有悍酋臨陣甚武兕前射中其目
斬首還明日來攻益急兕又敗之敵退攻大順城兕復
往救轉鬪三日斬級數千卒全二城神宗召入覲試騎
射賜銀槍袍帶遷爲路都監徙鄜延涇原累功拜通州
團練使卒於鄜延總管贈忠州防禦使兕幼失父事母
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讎未報字老不廢書尤喜顏真
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弟麟關中號二姚子雄占
麟字君瑞初從兕兵間中矢透骨以強弩出其鏃談吟

自若積功至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元豐西討以涇原
副總管從劉昌祚出戰乘勝向鳴沙趨靈州而高遵裕
敗還降秩復以副總管督諸將討堪哥平哲宗時歷拜
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王瞻取青唐麟謂朝
廷討伐方息肩奈何復生此大患已而瞻果敗徽宗立
進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校司徒卒贈開府階
麟爲將沈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衛士嘗犯法詔釋之麟
杖于庭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

雄字毅夫少勇鷙有謀年十八卽佐父征伐歷涇原秦
鳳將累進驥驥使紹聖中渭帥章榘城平夏雄部熙河

兵策援夏人傾國來與之鏖鬪大破之先五日折可適
敗於沒煙士氣方沮雄賈勇得雋諸道始得并力城成
擢東上閣門使泰州刺史明年虜攻平夏勢銳甚城幾
不守雄與弟古合兵卻之徙知會州領熙河鈐轄王瞻
略地青唐羌人攻湟鄯詔雄與苗履援之徙河州种朴
戰沒王瞻軍陷敵中雄自鄯至湟四戰皆捷拔出之遂
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漕運商旅負販
入湟者始絡繹於道加復州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
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爲可棄遂賜趙懷德徙雄知熙
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治棄地罪再竄雄金州凡累年

乃歸高永年死起雄權經略熙河累遷武康軍節度使
知熙州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惟雄三至共六年以
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致仕卒贈開府階諡武憲

古亦以邊功官累熙河經略靖康元年金兵逼京城古
與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俱勒兵勤王時朝命种
師道爲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趣召之師道與古子平仲
先已率兵入衛欽宗拜師道京畿兩河宣撫使平仲爲
都統制二家竝山西巨室平仲恐功獨歸种氏忌之乃
欲夜劫幹離不營謀泄爲所敗旣而議和金兵退詔古
與种師中折彥質范瓊等領十餘萬兵護送之粘罕陷

隆德府以古爲河東制置種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黏罕圍太原內外不相通古進兵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原圍不解詔古與師中倚角師中進師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朝廷數遣使趣戰師中約古及張灝兩軍齊進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回趣榆次兵敗而死金人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詔以解潛代之古之屯威勝軍也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動軍情既又勸古遁去故兩郡皆潰李綱召安節斬于瓊林苑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楊燧開封人隸軍籍從征貝州穴城以入論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又以征儂蠻功擢萬乘都指揮使終寧遠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贈侍中諡莊敏燧穴城時爲叛兵所傷同行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恤其家故人妻子貧不能活者一切收養之人推其義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監鎮戎兵馬慶曆中與子堯卿戰死於好水舜卿年十歲錄爲供奉官歷昌州駐泊都監諭降瀘水蠻八百人誅其桀驁者知水洛城神宗經略西邊近臣薦其能召問狀對曰自元昊稱臣秦中不復戒嚴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又歷秦鳳鈐轄知代

州雄州遷至西上閣門使元祐初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連西羌鬼章青宜結先城洮州將大舉入寇舜卿使姚兕部洮西嶺武勝兵合河州熟羌擣講琛城又焚河橋絕西援种誼部洮東由哥龍谷宵濟拜金川黎明至臨洮城下一鼓克之俘鬼章斬馘數千計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渭州召還宿衛未上道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諡毅敏舜卿知書曉吏事謹文法善料敵著名北州

宋守約開封人以父任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累遷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留後神宗以禁旅驕惰爲簡練

之法屯營可併者併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或言其持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爲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歸陛下帝喜欲擢直樞府宰相難之乃止故事當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下軍以警衆當受糧而倩人負者罰久而浸弛守約悉舉行之所居肅然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莅職十年卒年七十一贈安武軍節度使諡勤毅子球

球以蔭幹當禮賓院條秦川券馬四弊群牧使用其議馬尚使之再使高麗還獻圖紀神宗崩告哀于遼遼使易吉服球折以理不能奪積遷西上閣門使樞密副都

承旨卒球性謹密朝日所聞上語雖家人不以告云
高敏登州人爲涇原指使數與西夏戰有功范仲淹韓
琦皆薦之歷利州路邠寧環慶都監羌人聲言出鄜延
敏屢白帥李復圭曰兵家之事聲東擊西環慶嘗破白
豹金湯結纍已深不可不備已而果以兵三十萬來寇
總管楊燧以敏爲先鋒將夏人攻奪大順水砦敏出通
路自寅及午且戰且前多斬獲次榆木援不至戰死熙
寧三年八月也年五十七官止東頭供奉官贈嘉州刺
史錄其三子時鈐轄郭慶魏慶宗秦勃等俱死之
論曰郝質以下皆名將多以壽終而高敏獨死於陣何

所遭有幸不幸歟姚氏世用武奮而古隨家聲惜哉

苗授子履

王君萬子贍

張守約

王文郁

周永清

劉紹能

王光祖

李浩

和斌子詵

劉仲武

曲珍

劉閔

郭成

賈岳

張整

張蘊

王恩

楊應詢

趙隆

高永年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慶曆中以死守麟州拒元昊
授由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使王韶取鎮洮授爲先
鋒破香子城拔河府羌率衆迎歸師韶遣將田瓊爲援
瓊死乃簡騎五百屬授授奮擊敗之羌復要於架麻平

注矢如雨衆懼授令曰第進毋恐氈牌數百且至行前者傳呼羌驚亂力戰數十斬首四千級取珂諾城盡得河湟地知德順軍三遷西上閣門使鬼章寇河州授一戰克撒宗論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從燕達取銀川降木征加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都鈐轄召使契丹神宗勞之曰香子之役非汝以寡擊衆幾敗吾事歷昌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知雄州熙州授持議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城餞南授謂地阻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遂止師征靈武詔援高遵裕卽條進退利害甚切歷遷武泰軍節度使殿前

副都指揮使踰歲以保康節度知潞州提舉上清太平宮復使殿前卒年六十七贈開府階謚莊敏子履

履束髮從戎歷熙延渭秦四路鈐轄知鎮戎軍及其父時已官四方館使吉州防禦使矣以事竄房州起爲西上閣門副使熙河都監又青石清道率府率監峽州酒稅元符初悉還其官以熙河蘭會都鈐轄知蘭州阿章叛詔履與种朴過河討蕩辭以兵少朴遂陷錄復前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成州團練使知慶州徙渭州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是後史失載子傳在叛臣傳王君萬秦州人以殿侍爲秦鳳指揮使積功至熙河路

鈐轄進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使又累遷客省使爲副
總管坐貸結糴錢數萬緡爲轉運使孫迥所糾貶秩討
西山鐵城有功復之君萬怨孫迥使番官木丹訟之鞫
于秦隴又貶鳳翔鈐轄籍家貲償逋遂以憤卒子贍
贍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至皇城使領開州團練使元
符中知河州坐事奪十一官猶令領州贍欲以功贖過
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惇下其事於孫
路路以爲可取贍遂引兵趣邈川路知贍狡獪難制使
總管王愍統軍而以贍副贍爲前鋒忌愍分其功給曰
晨食畢乃發愍信之夜半贍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

原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愍後至因訴於路路亦怒顯
以兵柄付愍留贍屯邈川贍與愍交訟又訴路指畫相
違惇不直路曰首謀者贍也路欲掩其功故抑贍乃徙
路河南罷愍統制以胡宗回爲帥時贍征巴來降青唐
戍將惟心牟欽氈父子百餘人在贍不卽取二羌遂迎
溪巴溫之子隴拶入守暨宗回至日夜督出師遣使威
以軍法贍懼急進攻隴拶及心牟等皆出降贍入據其
城詔建爲鄯州進贍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知州事黃
履謂賞薄乃拜維州團練使爲路鈐轄贍縱所部剽殺
羌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復青唐贍戮心牟等積

級如山初贍諷諸酋籍勝兵者涅其臂無應者籤羅結請歸師本路爲唱贍聽之去遂嘯集外叛以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來援圍始解已而王吉魏釗种朴相繼敗沒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轉運使李諲等劾贍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心牟欽氈以滅口曾布言贍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塞責詔貶右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不已熙河又奏青唐諸族怨贍入骨髓日圖報復樞密院乞斬贍以謝一方詔配昌化軍縊于途贈保平軍留後

授守約字希參濮州人以蔭歷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

鳳神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能辦事否對曰以天威臨之當無不濟但董氈忠勤效順恐不宜侵逼因請名古渭爲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建爲通遠軍加通事舍人熙河鈐轄仍統秦鳳羌率衆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擊破之取窖粟食軍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鳴鼓張幟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七百人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徙環州從征靈武以機事言於高遵裕不聽果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不錄進爲環慶都鈐轄知邠州徙涇原鄜延秦鳳副總管領康州刺史夏人十萬屯南牟畏其名引去遂知涇

州召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道卒年七十五守約典
七州皆有惠愛神宗嘗訪武臣可任者以燕達劉昌祚
姚麟王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爲名將云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人由供奉官歷麟府駐泊都監以
功遷通事舍人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群議不
一對曰竝邊生羌善馳突識鄉導儻能撫柔之所謂以
外夷攻外夷也帝乃決意招納多獲其用文郁後歷熙
河路鈐轄會夏人圍蘭州募死士夜突賊營卽解去及
知蘭州謀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大破之收其尸爲
京觀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累遷至冀州觀察使

周永清字肅之以蔭從仕累功至秦鳳鈐轄河北沿邊
安撫副使知代州遼人求地朝廷命韓縝分畫永清貳
焉入對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土不願行固遣之
復疏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鈐轄
知涇州保州又爲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閣門使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爲諸族巡檢父懷忠官內
殿崇班閣門祗候元昊叛厚以金幣王爵招之懷忠毀
印斬使泊入寇力戰以死錄紹能右班殿直累遷洛苑
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馬都監紹能世世邊將敵每設疑

間之神宗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戰功最多忠勇第一
此必夏人畏忌爲間害之計耳紹能捧詔感泣守邊圍
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簡州團練使卒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爲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
死好水川錄光祖爲供奉官閤門祗候歷真定鈐轄
梓夔渝獠叛詔熊本安撫而命內藏庫使楊萬成都鈐
轄賈昌言梓夔都監王宣與光祖同致討皆受本節度
本疑光祖不爲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沙
坎比發日已暮士以杖索塗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質
明獠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等困於松谿又亟往援出

石門叛其險促黔兵先登襲賊賊舍去光祖夜泊松嶺
上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其功第一積功至四
方館使知瀘州置瀘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聽顓決遷
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李浩字直夫西河人務學通兵法以父定蔭積官供備
庫副使廣西都監東西北疆事著安邊策謁王安石安
石言之神宗召對改管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於
南江引兵城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黔江擢引進副使
累遷引進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
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吃囉瓦井

連立功復之哲宗卽位進至黔州觀察使歷鄜延太原
求興環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和斌字勝之鄆城人選隸散直爲德順軍指揮使狄青
南征使部騎兵倍道繞出賊後敗之師還張破賊陳形
於殿廷仁宗村勞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轄改秦鳳廣
西乞留秦州亦請之詔留廣西累歲徙涇原召對盛言
取交州有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曰卿質直
如此兩路爭卿不誣矣進帶御器械安南入寇復徙廣
西累遷皇城使昭州刺史撫水蠻羅世念犯宜州斌大
敗之世念率會黨四千八百內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

宜州遷西上閣門使知邕州以老請還除高陽關副總
管歷永興軍路遷至步軍都虞候卒年八十贈寧州防
禦使斌老於爲將以恩信得邊人心嶺南珍貨一無所
畜邊吏欲希功造事皆憚不敢發或巧爲謀報啓釁亦
必折其姦謀故所至無事子詵以蔭至右武大夫威州
刺史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
人號爲鳳凰弓進相州觀察使童貫攻燕召計事悅之
坐覘候不實貶秩筠州安置詵始興取燕之謀見事勢
寢異則又以爲不宜故平燕肆赦不得預後復官卒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人熙寧中試射殿庭異等補官累

爲邊將遷至客省使榮州防禦使副高永年西征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輕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劾坐流嶺南命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閔而貸之以爲西寧都護童貫招誘羌王子臧征僕哥收積石軍邀仲武計事仲武曰王師入羌必降但河橋非倉卒可成若稟命待報慮失事機貫守以便宜僕哥果約降而索一子爲質仲武卽遣子錫往河橋亦力仲武帥師渡河挈與歸貫掩其功亦不自言徽宗召勞之曰高永年以不用卿言失律僕哥之降河南綏定卿力也子九人悉命以官仲武累官瀘川軍節度使以老奉祠再起爲熙州卒

年七十二贈檢校少保謚威肅子錡有傳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爲著姓以材武長雄邊關珍從劉溫潤城古渭與羌戰先登陷陳爲綏德城監押提孤軍拒寇斬其大會加閣門祗候有功洮西遷內殿崇班郭遼趙鹵南征珍功最諸將遷西染院使擢鄜延鈐轄進副總管從种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級累遷客省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徐禧城永樂珍以兵從板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役珍將追殺之禧不許謀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還朱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夏兵且濟珍欲乘未集擊之及

攻城急又欲乘兵氣未衰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咸不許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使神宗察無罪慰諭之元祐初爲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十萬珍擣虛馳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八百人進東上閣門使忠州防禦使卒

劉聞字靜叔青州人初爲軍校從文彥博討貝州以穴城先登功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昭州刺史辰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詔聞自河東爲犄角遇夏兵大集衆懼聞自殿後率銳驍搏戰飛矢蔽體不爲却敵解去爲冀州駐泊總管開青楊道口以退河

漲冀人賴之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

郭成字信之德順軍安堡人以從軍得供奉官王師趨靈武成將涇原兵從劉昌祚大破夏人奪其隘至城下有羌乘白馬突陣成躍馬梟其首進秩四等朝廷築平夏城環以五砦使成往守俘阿埋都逋二酋進雄州防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諸軍并力築綏戎懷戎二堡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山感疾卒成輕財好施名震西鄙旣沒廉訪使者王孝竭白於朝帝手書報曰郭成盡忠報國有功于民宜載祀典廟榜曰仁勇子浩有傳賈岳字民瞻開封人以材武選爲內殿承制慶州荔原

堡都監林廣討瀘夷辟將前鋒又爲河東將敗夏兵於明堂川累功轉莊宅副使遷路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麟州神堂砦甚急岫以數百騎往援一矢殪其酋衆駭潰加皇城使威州刺史又遷路鈐轄岫在兵間二十年有智略能拊御士卒所鄉輒勝遷至步軍都虞候濠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二贈雒州防禦使

張整字成伯亳州人由供奉官爲利文州都巡檢使邊夷歲鈔省地吏習不與校至反遺之物留久乃去整募死士時其來掩擊幾盡有司劾生事神宗壯之不問調荆湖將領拓溪蠻地築九城董兵鎮守又破蠻於大田

歲中三遷結衿萬衆乘舟屯托口迫黔江城時守兵才五百人情大恐整分兵設伏大破之爲廣西鈐轄坐殺降徭貶官復爲涇原真定京東環慶鈐轄整涖軍嚴明哲宗嘗召對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幹馬軍司卒官至威州刺史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爲小校隸劉昌祚西討以戰功賜金帶從征安南次富良江褰裳先濟衆隨之蠻遁走使巫被髮登崖爲厭勝蘊射之應弦而斃一軍謹譟歷京西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粟至三十萬斛將兵取宥州大破夏人又與宥州監軍

戰敗之夏人寇順寧置伏陜中俘斬及獲馬械甚衆累
遷至通州防禦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管顯肅皇后
母自鄭氏再適蘊微宗屢欲以恩進其官輒力辭人以
爲賢卒年七十三贈感德軍節度使謚榮毅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補供備庫副使爲
河州巡檢遷涇原將嘗整軍出萬惠嶺士饑欲食恩倍
道兼行衆洶洶已而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竈皆具
諸將始服羌扣壁願見恩單騎徑出遙與語一夕羌引
去哲宗召見語左右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留
爲龍神衛都指揮使遷馬軍都虞候出爲涇原副都總

管并護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築臨羌天都十餘壘
羌圍平夏恩止諸校出戰而設伏於歸路曰彼野無所
掠必攜攜而遇伏必敗已而果大獲徽宗立以衛州防
禦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數萬頃分弓箭士耕屯
以省餽餉邊臣獻車戰議帝以訪恩恩曰古有之然今
非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
耳帝善其對遷至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屬疾
以檢校司徒致仕卒年六十二贈開府階

楊應詢字仲謀楊淑妃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霸州
涇樂地沮如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濟應詢增隄防爲

長衢濬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爲河北沿邊安撫使又
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遼爲乞還不從擁兵竝塞中
外恫疑應詢曰願治兵積粟示有備彼將聞風自戢明
年果還兵尋兼高陽關路鈐轄邊人捕得北盜呂讎兒
遼謂略執平民有詔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盜耳求而與
之是示怯也不與遂質我民固索之應詢坐貶再遷洋
州觀察使入提舉萬壽觀復爲定州真定大名副都總
管卒年六十三贈昭化軍節度使諡康理

趙隆字子漸成紀人應募從王韶取熙河大將姚麟被
重創渴欲死時已暮有泉近賊營隆獨身潛往漬衣泉

中賊覺隆且鬪且行得歸以飲麟麟乃甦又從李憲破
西市師討鬼章隆斷河橋以絕諸羌之援爲涇原將戰
平夏川功最多崇寧中鈐轄熙河預復鄯廓夏人寇涇
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鄉東方師至鐵山隆先
登士皆殊死戰敵解去徽宗召勞之童貫與論燕雲事
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對曰隆武夫豈
敢干賞異時起橐萬死不償責貫知不可奪白以知西
寧州充隴右都護遷溫州防禦使龍神衛捧日天武都
指揮使仍爲本道馬步副都總管卒贈鎮潼軍節度使
命詞臣製碑帝篆額曰旌忠

高永年河東蕃官也爲麟州都巡檢從王贍取青唐屢
與羌戰有功乾溝之役單馬援矛刺羌酋彪雞斬萬衆
之中斬其首餘衆宵遁已而隴拶逼鄯州永年佐王贍
拒守及姚雄棄湟鄯皆以末年殿歸師崇寧初知岷州
蔡京議復兩州王厚使永年帥兵拔湟州卽知州事自
皇城副使進四方館使利州刺史爲熙秦兩路兵都統
制與溪賒羅撒戰大敗之遂平鄯州遷賀州團練使知
其州溪賒羅撒合夏國四監軍之衆逼宣威城永年出
禦少行三十里逢羌帳下親兵皆永年昔所推納熟戶
也永年不之備羌遽執永年以叛遂爲多羅巴所殺

其心食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族漂落無處所不可
不殺也是役也王厚實主其事而謀策皆出永年乃劾
永年信任降羌坐受執縛故贈恤不及而厚亦坐是貶
永年略知文義范純仁嘗令贄所著書詣闕作元符隴
右錄不以棄湟鄯爲是故蔡京用之雖成功然竟以此
死云

論曰宋制知州叅用介冑之臣中世有事邊疆彌重茲
選郭成勞王事以死臣節懋矣張蘊甘分辭榮趙隆不
敢啓釁干賞劉仲武敗不飾咎勝不言功雖被服儒者
或有媿焉苗授錢南之計審和斌交州之對直王文郁

香崖之議驗周永清守土之言壯曲珍圖功之志決以
至張整御衆嚴賈岳射藝精李浩劉紹能臨敵銳王恩
王光祖察機中劉閫張守約楊應詢撫民惠不均爲良
帥哉王瞻父子狡焉喜功死不惜責高末年有餘勇而
不足於智可憫也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六十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宰相琦子也蔭爲將作監簿第進士歷
給事中官制行章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
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奏事當封駁則與執政異何
稟議之有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祀使事之當下者自
從其所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詔皆從其議元祐中累
擢知樞密院事紹聖中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
州忠彥初以用兵西方非是願棄所取地以息民力至

是坐降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徽宗立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時蠲逋負敘復流人忠直若知名之士稍收用號小元祐云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爲右相曾布黨所排出知大名府蔡京爲相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爲忠彥罪再降秩懷州居住又以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湟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後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子治太僕少卿治子肖胄亦登政府別有傳論曰韓忠彥輔徽宗之初政善矣不幸與群姦同事勢

難相容故曰一薰一蕕十年尚亦有臭夫其初也也以曾布其連竄也以蔡京帝皆不之庇獨於京則四拜相而寵彌隆迄于禪位嗚呼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厲王所以奔于彘也帝其蹈前轍何哉

趙挺之

張商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趙挺之字正夫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教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召試館職爲祕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在德州希意行市易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蘇軾曰聚斂小人豈堪此選至

是挺之劾軾誹謗先帝既而坐不論蔡確通判徐州歷
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徽宗立爲禮部侍郎拜御史中丞
曾布知禁中密指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
諸人不遺力由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
郎時蔡京獨相帝謀置右輔挺之以京薦拜尚書右僕
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
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
星見帝默思咎徵罷京除京諸蠹法召挺之曰京所爲
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右僕射京首興邊事連年用
兵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挺之退謂同列

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
大學士使佑神觀卒贈司徒諡清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人長身偉然豪視一世章惇經制
夔夷狎侮郡縣商英知南川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
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
歸薦諸王安石擢至監察御史坐論樞密檢詳官劉奉
世語侵樞臣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
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
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壻王滂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
爲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哲宗初爲開封府推官屢

請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庾詞有老僧
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
東刑獄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
大臣極力攻之疏論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
朋儔譏議先帝遂論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呂武
乞追奪光公著贈諡卽碑毀冢又言文彥博背負國恩
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又言願陛下
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
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押闔以險語激怒當世

類此惇燾交惡商英助惇傾燾哲宗不直商英徙左
司員外郎尋責監江寧酒遷至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
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
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
雅與善當制過爲褒美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
議政不合數詆京御史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
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知
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兩州大觀四年京再逐
起知杭州過闕賜對留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
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尚書右僕射京又盜國柄中外怨

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爲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又
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
字賜之商英爲政持平大革弊事勸帝節華侈息土木
抑僥倖帝頗嚴憚之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坐
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
短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
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京遂復用未幾太
學諸生爲訟冤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職卒贈少
保商英繼蔡京作相小變其政故蒙忠直之名高宗賜
謚文忠天下不謂然况唐英

唐英字次功及進士第調穀城令英宗繼統上謹始書
云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事以惑宸聽者帝不豫皇太
后垂簾又上書請立皇太子神宗卽位擢殿中侍御史
薦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左右未幾卒唐英
有史材所著有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

劉正夫字德初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元豐八年預
南省奏名後歷太常博士除左司諫入對徽宗語及蔡
卽獄徐引尺布斗粟之謠以對帝感動遷至給事中蔡
京據相位正夫附翼之京罷又與鄭居中陰援京京憾
劉達次骨而達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章縱獄

諷有司追逮帝知其情第貶兩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辭
留爲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
紫宸朝罷袞衣閒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曰袞衣豈
可閒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召爲工部尚書拜
右丞進中書侍郎帝喜其不與京同擢拜特進少宰屬
疾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徙節安
靜軍起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卒謚文憲再贈太傅
正夫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用晚
年築第悉取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
何執中字伯通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亳二州判官

有妖獄久不竟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
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言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張
角諱耳卽引伏知海鹽縣邑人紀其政有十異入爲太
學博士選爲王府記室轉侍講徽宗卽位歷遷吏部尚
書兼侍讀辟雍成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大爲士
論所貶拜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一意謹事蔡京
遂代爲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
上書曰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
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
眷注益異執中與蔡京竝相無所建明及張商英任事

執中惡其出已上與鄭居中合擠之陳瓘在台州起遷人石慄知州事使脅取尊堯集謀必死瓘語在瓘傳會正宰相官名自少保轉少傅爲太宰又遷少師封榮國公輔政凡一紀被疾以太傅就第其在政府嘗戒邊吏勿生事重改作惜人材寬民力置義莊贍宗族性復謹畏至於迎順主意贊飾太平則始終不能自克卒贈太師清源郡王諡正獻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第進士崇寧中遷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居中爲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居中爲重由是連進擢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訕居

中坐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初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後宮於居中無所賴乃以外戚秉政辭改資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變免趙挺之相與劉逵謀盡改京所爲政未幾帝悔更張之暴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卽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繼請對語同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爲多居中厚責報京言不效怨之乃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

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
中愛我遂申前命進知院事妃正位中宮以嫌罷爲觀
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
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
少保太宰使伺察之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
滯士論翕然望治丁母憂旋詔起復踰年加少傅得請
終喪服除以威武軍節度使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
少師連封崇宿燕三國公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遼復
燕雲蔡京童貫主之居中力陳不可由是議稍寢其後
金數攻遼日蹙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

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進太保自陳無功
不拜暴卒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文正帝表其隧曰政和
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鄭居中之墓時又有安堯臣者亦
嘗上書論燕雲事謂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棄
之釁徽宗然之命以官後竟爲姦謀所奪堯臣嘗舉進
士不第惇族子也

論曰國有小人雖治世不能免然未有叢集蔓引若徽
宗朝者自韓忠彥罷而蔡京進相繼爲宰執皆京之徒
也趙挺之由其推拔張商英過爲褒譽及競利爭權遂
相傾構方京罷而政更帝頗動念鄭居中與劉正夫力

援之責望弗償復揚其惡正夫與劉逵雅相善逵既改
京所爲則正夫可樹恩於京耶何執中謹事京漫無可
否然與居中合擠商英決非爲京地矣夫此五人者其
他行事槩不足道卽其寮友異同尤徵險狡歐陽子曰
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觀此信然

張康國

朱諤

劉逵

林摠

管師仁

侯蒙

余深

薛昂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丘縣紹聖中戶部
尚書蔡京薦提舉兩浙常平推行役法徙福建轉運判
官歷崇寧不二歲連遷中書舍人仍不試而命未幾遷

翰林學士至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初蔡京定元祐黨
籍看詳講議司編彙章牘康國皆預密議故汲汲援之
及得志寢爲崖異徽宗惡京專復陰令沮其姦嘗許以
相一日康國朝退暴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
疑中毒云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簡

朱諤字聖與華亭人初名紱進士第二崇寧中爲給事
中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帝曰今朝廷
無事宜審重以稱狀意對曰前此中執法類不知職守
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見汴隄一角墊陷乞修葺如許
細故何足論哉俄兼侍讀徙兵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初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一
拜右丞相數月卒贈光祿大夫謚忠靖諤出蔡京門善
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既死京爲誌其墓

劉逵字公路隨縣人進士高第崇寧中歷兵部尚書同
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逵無他才能以附蔡京故躡進
京以星變去相逵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
之禁凡京所行事稍稍澄正逵與趙挺之同心然挺之
多智每建白務開其端使逵終其說逵欲自以爲功直
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逵擅政而鄭居中劉正夫之策售
矣帝意既移於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庇其婦
兄章縱使之盜鑄罷知亳州京復相再責鎮江節度副

使安州居住京再以星變去稍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
士以醴泉觀使召及都而卒贈光祿大夫

林攄字彥振福州人以父邵蔭至敕令檢討官蔡京講
明熙豐故事引爲屬遷屯田右司員外郎時遣朝士察
諸道攄使河北入辭言河朔事宜徽宗喜曰卿所陳已
盡利害毋庸行賜進士第連擢翰林學士遼遣使請還
夏疆命攄報聘京密使激怒以啓釁入境盛氣以待迓
者小不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卽抗言數夏人之罪謂
北朝不能加責反爲之請及辭答語復不異遼人大怒
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汚以矢溲使饑渴

無所得凡三日乃遣還獲餼祖犒皆廢議者以爲怒鄰
生事猶除禮部尚書旣而遼以爲言出知潁州尋召爲
開封尹同治妖人張懷素獄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摺
請悉焚蕩以安反側京與懷素游最密摺實爲京地也
京德之用鞫獄明允加秩改兵部尚書進同知樞密院
尚書左丞中書侍郎集英臚唱貢士摺當傳姓名不識
甄盎字帝笑曰卿誤邪摺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
寡學倨傲失人臣禮黜知除州言者不厭罷奉祠起拜
端明殿學士久之知揚州徙大名府過闕爲帝言頃使
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以曩辱故

脩怨焉其後北伐蓋兆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
節度使復被論罷還姑蘇蕩生於首卒贈開府儀同三
司嗣絕靖康初以京死黨追貶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龍泉人第進士歷左司諫論蘇軾蘇轍
毀熙寧之政其門下士晁補之輩不宜在朝廷逐去之
累擢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徙定州時承平
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遼橫使再至爲西人請侵疆朝廷
詔師仁設備至則增陴浚湟繕葺甲冑徽宗手詔獎激
召爲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以病請拜資政
殿學士佑神觀使卒贈正奉大夫

侯蒙字元功高密人未冠有俊聲急義好施進士及第由尉令擢至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求言蒙疏十事徽宗有大用意遷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于羌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逮治既行拜給事中至秦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王綝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支體也帝釋不問累遷同知樞密院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領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衝

之中以事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士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卒年六十八贈開府階謚文穆

余深福州人進士及第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與林摠治張懷素獄爲蔡京掩覆京力引之大觀中由吏部尚書拜尚書左丞歷中書門下侍郎京致仕深不自安請罷政和二年京復相深復入中書宣和初爲太宰進少保再封衛國公加少傳出爲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

康初加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深與林摠諂事蔡京結爲死黨京姦謀詭計得二人助爲多以數被論勾致仕高宗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赦還卒

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昂寡學術惟宗王安石嘗在安石坐圍棋賭詩安石代其作在哲宗時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徽宗時歷給事中兼大司成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及爲翰林學士不稱職改刑部尚書轉兵部至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尋請罷授彰化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特進充資政殿大學士知應天府昂因蔡京進始終附會至舉家爲京諱有犯輒置

昂嘗誤及卽自批其口靖康初言者斥其罪詔致仕杭州軍亂昂擅領州事責徽州居住

論曰甚矣蔡京之恣威福也同已者超躡異已者傾擠並時兩府誰非所締合哉朱諤林摠余深薛昂咸之死靡貳而摠深贊其計畫爲國賈禍罪尤甚焉張康國劉逵晚與京異然一當主眷之衰一當罷相之後所謂權利盡則交踈豈虞死灰尚復然乎管師仁昔爲諫官忍於逐二蘇客不令立朝其阿附可知及與政以疾早退豈素心耶若侯蒙者行事論議不失正庶差賢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六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白時中 徐處仁 李邦彥 吳敏

唐恪 王安中 王襄 趙野

曹輔 耿南仲 壽 聶昌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進士第累官吏部侍郎坐事降知鄆州復召用政和六年拜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郎宣和六年加特進太宰封崇國公進慶國初時中為春官詔令編類天下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以進時中進政和瑞應記并贊及為太宰表賀翔鶴霞

光等事園立禮成上言休氣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祕書省時燕山日告急而時中恬不爲慮金人入攻京城修守備時中謂宇文粹中曰萬事須是涉歷非公嘗目擊守城事吾輩豈知首尾邪欽宗召大臣決策守京師時中以將兵非所能與李綱爭論語在綱傳尋罷爲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御史劾其不才落職卒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人進士甲科歷知金鄉縣以薦者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以旱蝗對問盜賊曰有之上謂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時初置筭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非專門比黃帝迎日

推策數之始也擢至給事中戶部尚書拜中大夫尚書右丞既而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知永興軍童貫使陝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改知河陽落職知蘄州久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潁昌府民得罪宮掖者雖赦不原童貫因其奏擠之奪職奉祠復延康殿學士知汝州再奉祠知徐州召爲醴泉觀使徽宗訪天下事對曰天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勝圖除侍讀處仁復申冢宰制國用之說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悅言者謂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爲不裕

民哉乃罷局出處仁知揚州未幾以疾奉祠歸方臘爲亂處仁亟見留守薛昂畫戰守事聞起爲應天尹河北盜起徙大名以剛廉稱徽宗詔詢所以備金者處仁上備邊御戎十策進觀文殿學士召爲寶籙宮使特陞大學士二府得除大觀文自處仁始欽宗卽位金人犯京師處仁合銳兵勤王奏乞下詔親征以張國威奏至詔適下以李綱爲行營使卽移書綱言備禦方略金人請和歸奏宜伏兵濬滑擊其半濟召爲中書侍郎欽宗問割三鎮對曰國不競亦陵且定武爲潛藩不當棄吳敏以議合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兼門下侍郎處仁變前議

與吳敏李綱異嘗與敏爭事擲筆中敏面鼻額爲黑唐恪耿南仲聶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言者論之與敏俱罷處仁爲中太一宮使尋知東平府提舉崇福宮高宗卽位起爲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卒處仁爲首相無建明种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陽諸州爲防秋計處仁謂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南都受圍時處仁在圍城中都人指爲姦細殺其長子庚幼子度吏部侍郎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上舍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試符寶郎邦彥俊爽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三
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爲辭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無檢罷符寶郎復爲校書郎歷起居郎邦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遷尚書左丞父死起復與王黼不協迺陰結蔡攸梁師成等讒黼罷之拜少宰無所建明都人目爲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爲龍德宮使升太宰金兵薄都城李綱种師道罷邦彥堅主割地之議太學生陳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彥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爲社稷之賊邦彥退朝群詬而欲毆之邦彥疾馳得免迺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宮使不旬日復起爲太

宰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持餘服奉祠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責建武軍節度副使潯州安置

吳敏字元中真州人在辟雍有聲卽爲蔡京所知後爲祕書省校書郎京薦充館職中書以敏未嘗過省不可京請徽宗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繇是權倖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鄭居中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中以事罷奉祠久之復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旣而除門下侍郎命草詔禪位太子欽宗旣立上皇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爲宮副使遷知樞密院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

仁議不合紛爭上前竝罷爲醴泉觀使言者論其比蔡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以薦起知潭州敏辭免勾宮祠紹興初復觀文殿大學士爲廣西湖南宣撫使卒

唐恪字欽叟錢塘人以蔭登第累官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稱詔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秩知梓州凡五年徙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悉力營治城得全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決金隄注之河浹旬水平宣和初遷尚書爲王黼

所陷罷知滁州言者論其治第擾民踰制予祠五年起知青州未行召爲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外知潭州改杭州靖康初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爲中書侍郎進少宰兼中書侍郎金人邀割三鎮恪集廷臣議以爲當與者十九恪從之使者旣行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皆反旆而去泊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請以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欽宗將從其議而開封尹何臬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臬門下侍郎恪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御史胡舜陟

効恪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罷棗代爲相帝留金營金人議立張邦昌取百官推戴狀恪既書名仰藥而死

王安中字履道陽曲人進士及第仕州縣至御史中丞有徐禋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于蔡京京主其言安中獨論禋欺上擾下禋得罪時徽宗方鄉神仙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夤緣關通安中請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俟過天寧節當爲卿罷京

京伺知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遷安中翰林學士又爲承旨宣和中遷至尚書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王黼贊於上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俄加檢校少保改少師時山後諸州俱陷唯平州爲張覺所據金人入燕以覺爲臨海軍節度使其後叛金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人來索急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自是解體語在張覺傳安中召還除檢校太保健雄軍節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

司公事靖康初言者論其締合王黼童貫及不幾察郭藥師叛命罷奉祠又連貶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卽位內徙道州尋放自便卒安中爲文豐潤敏拔尤工四六徽宗嘗宴睿謨殿命賦詩百韻紀其事旣成令大書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賜之其見重如此有初寮集傳于世

王襄初名寧南陽人登進士第歷官中外坐事奪龍圖閣直學士予祠大觀中爲兵部侍郎使高麗還對稱旨先已更名宓至是賜名襄遷至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坐薦引近侍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信落職予祠

久之起知郢州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淮寧府以言事忤王黼復予祠起爲河南尹金人再入出爲西道都總管張杲副之高宗卽位復爲河南尹坐靖康勤王與趙野迂道宿留降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卒

趙野開封人徽宗時登第歷翰林學士至尚書左丞時蔡京王黼更秉政植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靖康初爲門下侍郎以諫官言罷之出爲北道都總管顏岐爲副已而落職予祠元帥府建命與范訥爲宣撫司守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襄旣責野亦降安遠軍節度副使

邵州安置建炎初起知密州屬盜起棄城去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追野以歸彥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攜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爲主野不能應遂見殺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中詞學兼茂科歷祕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略曰陛下出入塵陌之中郊垌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傷一旦宮闈不禁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俚語有之盜

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遂編管郴州凡六年黼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介意欽宗立召爲監察御史奏言宰相因循苟且誤國大計乞正其罪而罷黜之復因面奏曰陛下用此數人於艱難之中敗事必矣帝曰卿姑待之輔曰存亡所關不

容猶豫帝曰朕已有處置次日猶未行遣輔因奏事曰
言官論列大臣勢不兩立臣言不行不敢復居此職退
而居家待罪帝手詔褒諭遣中使押令供職王雲使金
議加十六字徽號及玉輅袞冕儀物之類輔上疏極陳
屈已崇奉爲失計且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爲証輔在
試院中聞諸奉使計議人竝改爲和議一二大臣議不
協遽圖引去輔奏疏願以和爲名以戰爲實二者不可
一廢惟吾先後用之耳帝深然之卽試院中除諫議大
夫旣出院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磁相
當虜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團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皆

一時要務遷給事中輔以言不用懇辭不允未幾除御
史中丞遂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圍汴都
何桌以宰相領守禦輔副之桌忌輔奏遣報謝虜軍輔
留虜營七日而歸桌贊帝再詣金營輔曰虜意不可測
桌厲聲詆輔輔復率馮解說之桌堅不從卒如所料輔
從二帝留軍中張邦昌請歸輔輔歸乞奉祠邦昌不從
輔謁康王於濟州從至南京陳五事嘉納之康王卽位
輔仍舊職數日卒

耿南仲開封人登第歷太子詹事寶文閣直學士欽宗
立累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鄉京師請割二

鎮以和議者多主戰守唯南仲與吳玠堅欲割地金人
次洛陽不復言三鎮直請畫河爲界於是議遣大臣往
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上大怒令南仲出河東昌出
河北議割地初南仲自謂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敏
李綱越次居已上不能平因每事異議尤力沮李綱而
戰守之備皆罷高宗立罷與祠言者論其誤國罪詔鑄
學士秩其子中書舍人延禧亦落職與祠尋責南仲臨
江軍居住言者不已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
欲手劍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

王寓字元惠江州人父易簡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寓

歷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康王之使金也以寓爲尚書左
丞副之寓憚行假夢兆丐免易簡亦上書以請上震怒
追毀左丞命降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并易簡宮祠
黜之建炎中賊馬進破江州易簡等三百人俱被害

聶昌字貴遠臨川人繇太學上舍釋褐爲相州教授蔡
攸薦除祕書郎歷戶部侍郎昌本厚王黼旣而從蔡京
爲黼所中罷知德安府又以鄉人訟謫崇信軍節度副
使安置衡州欽宗立吳敏用事以昌猛厲徑行爲可助
已累遷戶部尚書領開封府敏度不爲用始憚之引唐
恪徐處仁等共政獨遺昌昌舊名山至是帝謂其有周

昌抗節之義乃命之曰昌京師復戒嚴拜同知樞密院
入謝陳扞敵之策帝壯之命提舉守禦以便宜行事然
實無所能何桌議建四將統勤王兵昌與耿南仲力沮
之語在桌傳金人議割兩河須大臣報聘詔分命南仲
與昌俱辭不往帝怒固遣之昌出河東行至絳絳人閉
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州鈐轄趙子清麾衆害
昌扶其目而轡之事聞贈昌觀文殿大學士謚忠愍昌
爲人踈雋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太明睚眦必報王黼之
死昌實遣客刺之棄屍道旁遂結南仲取顯位其誤國
均也

論曰昔歐陽脩作唐六臣傳推論漢唐之亡由國無君
子而君子盡獲譴者由朋黨之說也觀宋徽欽之失國
其故豈殊哉蔡京以恣睢之行佐紹述之政凡鯁正士
悉目爲黨而禁錮之徽宗頗亦疑京叅用王黼等陰分
其柄是何異以酒解醒以鴆療毒也時政府曰時中輩
竝邪佞庸瑣多出二家之門左右姦謀微功賈亂及虜
犯闕束手莫展寸籌內則勾和不爲備外則逗留入援
之師尚謂國有人乎徐處仁曹輔匪由附麗進然處仁
晚節懦弱輔賣蠟詔雷同和議亦惡益於事耶嗚呼靖
康之鑒近矣何南渡復有僞學之禁俾士習大壞國勢

日頽以底于亡非甚愚乎哉

何桌

孫傳

陳過庭

張叔夜

何桌字文縝仙井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歷中書舍人兼侍講或論桌與蘇軾鄉黨宗其曲學與郡已而留爲御史中丞論王黼十五罪黼抗章請去而猶豫未決桌繼上七章黼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等皆罷桌亦出知秦州欽宗立復以中丞召閱月爲翰林學士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會宰相主割三鎮桌論辨不已帝頗悟桌請建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而唐恪耿南仲聶昌相與謀曰方繼好息民而調發不已金人聞之奈何亟檄止之

桌解政事俄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驅傳城下帝罷恪相拜桌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始復三省舊制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桌建議立爲元帥密草詔藁上之金兵陷都城命桌使其營語在李若水傳桌與若水勸帝再幸金營遂留不返旣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桌李若水毋得預議旣陷朔廷仰天大慟不食死年三十九高宗贈觀文殿大學士官其家七人孫傳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靖康元年爲兵部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傳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拜尚書

右丞俄改同知樞密院金人圍都城傳日夜親當矢石
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中訪
得無忌龍衛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
生擒二將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
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其
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或上書見傳謂不宜
委之太過懼爲國家羞不聽又有稱六丁力士天關大
將北斗神兵者大率皆效京所爲京曰非至危急吾師
不出桌數趣之徙期再三乃啓宣化門出京與張叔夜
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謀而前京兵敗退墮護龍河填

屍皆滿城門急閉京遽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
引餘衆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明年正月欽宗詣金營
以傳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金人來索太上帝后諸王
妃主傳留太子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宦者二
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
太子出都人爭鬪殺之誤傷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
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
傳曰吾爲太子傳當同主死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
俱行求見二酋面責之庶或萬一可濟遂以留守事付
王時雍而從太子死朔廷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定

陳過庭字賓玉山陰人登進士第初名揚庭徽宗改焉
歷遷御史中丞兼待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
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罪惡盈積
宜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與權貴迕既外除旋責海
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欽宗立擢至尚書右丞中書侍
郎時議遣大臣割地與金耿南仲聶昌辭過庭曰主憂
臣辱願效死帝固遣二人及城陷過庭亦行因留金軍
不得還卒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肅
張叔夜字嵇仲耆之孫也以蔭歷官開封少尹獻文召
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從弟克公彈蔡京

京遷怒叔夜貶監西安草場久之召爲祕書少監擢至
禮部侍郎又爲京所忌以徽猷閣待制再知海州宋江
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叔夜募死士得千
人設伏敗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加直學士徙濟南府又
以平盜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靖康改元金人南
下叔夜再上章乞假騎兵與諸將并力斷其師路不報
徙鄧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
手札趣入衛卽自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
合三萬人翌日上道至都入對言賊鋒方銳願暫詣襄
陽以圖幸雍帝領之連進資政殿學士俄簽書樞密院

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帝遣使齎蠟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迄無赴者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迴首字之曰嵇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叔夜謂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北道中不食次白溝馭者曰過界河矣矍然起仰天大呼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紹興末立廟祀之

論曰語有之治強易爲謀亂弱難爲計當靖康之難何桌孫傳陳過庭張叔夜竝在政府以彼疾邪擊姦之素志宜若有濟顧朝綱官理蠹壞於崇觀宣政已極河決魚爛之勢誰能壅而收之縱使淵聖得伊呂之才亦無所復施况桌輩庸庸者乎抑春秋時諸侯卒于師葬之加等所以勵臣節也四人者皆從主播遷以死其節胡可沒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六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崔公度

沈銖弟錫葉濤

龔原孫楫

崔台符

楊汲

呂嘉問

崔公度字伯易高郵人用父任補三班差使非其好也益閉戶讀書歐陽脩得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授和州防禦推官王安石當國獻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安石延與語累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見者皆笑

亦恬不爲恥歷知潁潤宣通諸州以直龍圖閣卒

沈銖字子平真州人少從舅氏王安石學進士高第歷起居郎權中書舍人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期以爲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應哲宗屢首肯之真拜中書舍人兼侍講俄引疾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弟錫錫字子昭以王安禮任至徽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徙江寧張懷素誅朝廷疑其黨有脫者江淮間往往以誣告興獄錫至郡按告者皆安疏于朝由是他郡繫者竝得釋歷知海泰諸州以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葉濤字致遠龍泉人進士乙科爲國子直講虞蕃訟起

坐受諸生茶紙免官往從王安石於金陵學爲文詞哲宗立上章自理得太學正歷校書郎曾布薦擢中書舍人司馬光等追貶呂大防等責官皆濤爲制詞文極醜詆後忤蔡京連三黜曾布引爲給事中以病奉祠卒

龔原字深之遂昌人少師王安石進士高第至國子直講以虞蕃訟失官哲宗卽位詣訴理所得直歷遷權工部侍郎爲安惇所論出知潤州徽宗初擢至給事中多論駁坐議哲宗喪禮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職知揚州還朝歷兵工二部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

居和州起爲亳州命下卒初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原亦爲盡力爲司業時請以安石字說洪範傳及子雱論語孟子義刻傳故士靡然從之孫楫建炎初率家僮百人襲擊金兵於新塘鄉里從者二千餘人獲其二將遇金兵大至不敵被執猶挺劍刺一人罵不絕口金人斲割之年二十二

崔台符字平叔浦陰人中明法科爲大理寺詳斷官遷至判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舉朝以爲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之誤今乃得正安石喜附已故用之累遷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爲獄台符

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鍛鍊成之都人惴栗至不敢偶語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遷刑部侍郎元祐初以御史言出知潞州貶秩徙相州後兼監牧使卒台符嘗建言武臣自供奉官卽用蔭庶與文吏準從之

楊汲字潛古晉江人登進士第歷官權都水丞與侯叔獻行汴水淤田法遂醜汴流漲潦以溉西部瘠土皆爲良田神宗嘉之賜以所淤田千畝歷大理卿遷刑戶二侍郎元祐初以寶文閣待制知廬州崔台符被劾汲亦落職知黃州歷徐襄越州後復爲戶部侍郎卒

呂嘉問字望之以蔭歷權戶部判官筦諸司庫務王安石

石用魏繼宗議卽京城置市易務命嘉問提舉上建置十三事居二年連以羨課受賞神宗聞其擾民語安石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大傷國體安石僞辨自解至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略初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掠其功列其與初議異者布得實具上嘉問多收息于賞挾官府爲兼弁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誣布語言增加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

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旣執政前獄遂成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明年安石復相召檢正中書戶房安石罷以知江寧府歲餘轉運使何琬劾嘉問營繕越法徙潤州復坐免久之入爲吏部郎中光祿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削三秩黜知淮陽軍悉罪前被賞者紹聖中擢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加直學士知開封府專附章惇蔡卞多殺不辜焚牘以滅口嘗薦鄒浩浩南遷坐罷知懷州徽宗時屢暴其宿惡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然爲蔡氏所右其壻劉逵蹇序辰其死友鄧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輒起以

龔圖閣學士太中大夫卒贈資政殿學士初嘉問竊從
祖公弼論新法奏藁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呂氏
號爲家賊故不得與呂氏同傳

論曰王安石雅負儒學名及爲相以事功自喜嘗言曰
經術所以經世務也奈闇於大道以仲尼春秋猥與後
代之史等弗列學官所頒新義字說如詩鳧鷖章實啓
驕侈其他非雜管商則涉佛老至於揚雄仕莽馮道更
事四姓無譏焉此豈可以訓而施諸政哉神宗惟其言
是聽盡黜中外沮格之臣常情鮮有處岐路而不遲回
者况人主導之使趨乎崔公度之獻賦沈銖葉濤龔原

之治經崔台符楊汲呂嘉問之治賦與獄皆甘心爲之
左右黨與滋蔓歷哲徽猶述其法而科目用其學取士
迄南渡弗之廢流毒不旣遠乎然則高尚謂母以政事
殺百姓母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良有激云

葉祖洽

時彥

霍端友

蔡蕤

雍孝聞附

李南公

董必

虞策

弟奕

郭知章

謝文瓘

陸蘊

姚祐

樓昇

沈積中

李伯宗

汪澥

何常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專
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

一元祐中歷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策訕及宗廟出提點淮西刑獄紹聖中遷至給事中祖洽性很復喜諛附密言王珪於用立時有異論哲宗曰宣仁聖烈婦人之堯舜也其於社稷大計聖意素定朕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旨祖洽復言若以珪爲無迹則黃履劉拯相繼論之矣願稽合群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馬光呂公著獲終牖下恩禮隆縉蔡確受遺定策而貶死嶺外乞恤其孤其論率類此坐舉王回出知濟州徙洪州以牟利黷貨聞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爲小訓孤布用事引爲吏部侍郎布罷乃出知定州且行言於徽宗

云當時王珪果遂姦謀則神宗遂失正統臣爲朝廷宗社明確之功正珪之罪勸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宗足矣帝怒其躁妄降集賢殿修撰與祠久之知洪州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卒

時彥字邦美開封人舉進士第一累官集賢校理紹聖中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失職坐廢旋復校理又坐前受賜增拜隱不言復停官徽宗立累遷吏部侍郎徙戶部爲開封尹遷工部尚書進吏部卒

霍端友字仁仲武進人徽宗卽位策進士第一歷禮部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可令內外侍從更出

迭入以奉禁闥殿大邦俾天下之勢如持衡庶無重輕之患疏入卽請補郡廼以顯謨閣待制知平江改陳州復以禮部召轉吏部至通議大夫卒贈宣奉大夫

蔡疑字文饒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卽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纘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於是擢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卽除祕書省正字遷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族

進給事中一意附蔡京敘族屬尊爲叔父京命攸脩筆出見疑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比諸父行也遽列拜之八寶赦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輕者出籍疑不肯書言者論之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始疑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頓異遂欲害瓘以絕口因其子正彙告蔡京不軌執送京師疑復入爲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戡治瓘幾不免御史毛注言疑巧言惑衆造爲釁端疏入不報疑遷翰林學士坐妄議政事罷予祠起知建寧府方建神霄宮疑先一路

奏辦下詔褒獎召爲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嘗陰附權倖
事覺徽宗令人對將面詰之踰月不奉詔帝怒命黜之
御史疏疑罪請重寘諸罰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安
置宣和中復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杭州西北戍卒代歸
人得犒絹疑禁民與爲市乃下其直彊取之卒怒乘疑
夜飲客縱火焚州治須其出救殺之疑踰垣走免詔奪
職罷歸明年以徽猷閣待制卒時有雍孝聞者蜀人也
在太學屢上封事極剴切崇寧初省試奏名第一及對
策力詆二蔡及時政匪便者徽宗大怒竄海外宣和末
思其忠授閤門宣贊舍人命下而孝聞死乃錄其子或

謂疑希旨蓋有懲云

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進士及第歷京西轉運副使入
爲屯田員外郎南公有女皆適人而同產女弟年三十
不嫁寄他妹家爲御史所論罷與祠又爲河北轉運副
使坐議迎陽孫村水利爲御史所論詔罰金加直祕閣
知延安府累遷戶部尚書歷知未興軍成都真定河南
府鄭州擢龍圖閣直學士後坐哲宗祔廟議弗當奪學
士未幾復之遂致仕卒南公爲吏六十年幹局明銳然
及覆詭隨無特操子諲

諲字智甫第進士歷官祕閣校理以母憂去方建末泰

陵起使京西諫官任伯兩言祖宗之世朝廷有大事邊鄙有兵革將相大臣召爲侍從乃不得已奪情今山陵事人皆可辦何至以一讓隳事體哉命遂格終制以直龍圖閣知熙州蔡京使王厚復河湟讓與之異召爲光祿卿厚奏功罷讓守號坐嘗言招納未便停官後數年爲陝西轉運使京兆麥價踊貴讓議和市民弗肯損價讓移府勅上戶閉糴府帥徐處仁不聽且責之讓上章奏處仁詔擢讓顯謨閣待制代其任鄜延帥錢昂奏處仁不當黜坐謫永州讓又代其任復徙未興僞爲蟾步以獻徽宗疑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

解坐罔上貶散官安置三年復之歷數郡卒

董必字子彊宣州人嘗謁王安石於金陵咨質諸經疑義爲安石稱許第進士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宰相章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遣呂升卿往廣東必往廣西察訪哲宗旣止不治然必所至猶以慘刻按脅立威爲五書歸奏除工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郭知章封還其命詔以付趙挺之權給事中陳次升復封駁不下必於是訟知章次升爲元祐黨人坐貶知江州歷左司員外郎初舒亶守荆南起邊事必蓋與之謀及是亶卒加必直龍圖閣往代乃城通道等六砦置市易公私煩費荆人病

之進至顯謨閣待制卒贈龍圖閣待制

虞策字經臣錢塘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監察御史進右正言數上書論事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帝親政條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至給事中累知州軍府歷刑戶吏三尚書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卒于道贈左正議大夫策在元祐紹聖時皆居言職雖不依人進取亦頗持兩端故黨議之興已獨得免弟奕

奕字純臣第進士崇寧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洺相饑徙東路旣而西部盜起復徙提點刑獄擢監察御史坐漏

泄語言罷去久之還故職提點河北刑獄自何承矩創邊地爲塘樂有定界旣中貴人典領以屯田開拓爲功肆侵民田訴者皆不得直奕曲折上之疏其五不可詔罷屯田累遷戶部侍郎睦州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寇平增兩秩還爲戶部徙工部襲慶守張洙使郡人詣闕請登封東平守王靚以京東歲凶多盜諫止爲政者不悅將罪靚奕言靚憂民愛君所當獎激奈何用爲罪乎靚獲免未幾卒贈龍圖閣學士

郭知章字明叔龍泉人第進士歷監察御史哲宗親政上書言自大河東北分流生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

不可遏順而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矣遷殿中侍
御史史院究神宗實錄誣罔事知章請貶治呂大防等
紹聖復制科知章校試言先朝既廢此科近年復置誠
無所補遂復罷又請復元豐役法大抵迎合時好進左
司員外郎改左司諫權工部侍郎爲中書舍人坐河議
以集賢殿脩撰知和州徽宗立曾布援之擢至刑部尚
書知開封府爲翰林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鄧州旋
入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學士卒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元豐中
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榜笞禁錮民受其

虐大臣以爲訕神宗不之罪哲宗時歷右司員外郎徽
宗立擢至給事中詔脩神宗寶訓文瓘請擇當時大政
事大黜陟節要旨而爲之說以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
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
柄立他皆放此以使遼失職貶秩崇寧元年出知濮州
尋治黨事坐元豐上疏及嘗詒呂公著書再謫邵武軍
移處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以集英
殿脩撰知濟州卒子貺欽宗時提點京西北路刑獄金
人犯汝州貺自襄陽領兵往援戰死
陸蘊字孰信候官人登進士第崇寧中提舉河北兩浙

學事召對言元祐異意俗學既不爲我用近詔不以使
一路而猶得爲守令臣愚未知其可遂遷至太常少卿
坐議原廟不合貶復還太常累遷御史中丞蘊頗論事
皆中時病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改建州時弟藻由列
曹侍郎出爲泉州閩人以其爲盛事加顯謨閣直學士引
疾奉祠方二浙用兵旁郡皆繕治守備蘊聞命就道使
者劾爲避事奪職稍復集英殿脩撰卒

姚祐字伯受長興人元豐末第進士徽宗初除夔州路
轉運判官且行會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聖武臨射賦
帝大悅留爲右正言歷陳紹述之說遷左司諫建議置

輔郡以拱大畿三爲殿中監至延康殿學士禮部尚書
後知太原府縣有小胥造冢逼其先墓祐疑爲厭已請
解官持服先是詔許祐悉買墓旁地遂併徙他家小胥
不從故祐持以爲說言者論其挾仇要君乃止以提舉
上清寶籙宮卒贈特進謚文僖

樓异字試可明州人進士高第歷官中外政和末知隨
州入辭請於明州置高麗一司剗百舟應使者之須以
遵元豐舊制州有廣德湖可墾爲田遂改知明州出內
帑緡錢六萬爲造舟費治湖田七百餘頃歲得穀三萬
六千加至徽猷閣待制郡資湖水灌溉往者爲民包侵

身令盡洩之墾田自是苦旱鄉人怨之睦寇起善理城
戍有績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

沈積中常州人賜進士出身歷戶部尚書知河間真定
府積中本王黼所引拔黼方圖燕地使覘邊隙中書舍
人程振語之曰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感其戒至鎮
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振宣告于朝已而師敗於白溝
童貫還罷積中既得燕山又命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
未行而卒或曰爲盜所殺或曰婢殺之終不能明也貫
惡其曩言追削官職建炎中宰相上其書乃悉復之

李伯宗字會之河陽人第進士歷知太康縣崇寧初括
縣壯丁爲兵得千人上其名數與按閱之法知樞密院
蔡卞喜而薦之提舉京畿保甲使行其說增籍二萬已
而牒訴者九百人坐左遷歷大理卿爲徽宗言今情重
法輕者許奏請而情輕法重者弗許恐非忠恕之意帝
納之遷刑部侍郎與王黼不相能罷奉祠起歷陝西都
轉運使終顯謨閣待制贈光祿大夫諡曰榮

汪解字仲容宣州人少從胡瑗學易又學於王安石著
三經義傳解與其議又首傳其說熙寧太學成分錄學
政復第進士遷至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
知婺州改穎昌諸州後徙應天府上章辭行予祠卒贈

宣奉大夫澥自布衣錄天子學至爲正爲司業祭酒迄于司成官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登第爲開封兵曹紹聖初或言蘇軾主文取士之非毀宗廟者常預焉出通判原州歷將作監丞熙河轉運副使與熙帥議事不合坐劾貶秩徙成都路中使持御札至令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常奏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目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之三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脩撰爲使徙陝西以顯謨閣待制知秦州凡六年察訪方邵劾其越法貨酒備

麴米於官而毀其厯獄具責昭化軍節度副使數月復之終右文殿脩撰

論曰世風之變不有自來哉東都士大夫名節相高至江左遂變而爲恬曠何則懲於黨錮之禍也宋養士有素其出科目爲世用者皆忠信端厚漸摩成俗不幸壞於新法而繼以紹述彼見忤時獲咎曷若易節而躡顯榮哉如葉祖洽蔡疑竝以譽諛對策竊倫魁旣又朋姦誣善廉恥滅矣時彥霍端友亦濫茲選究其行事不過如水中之鳧隨波下上奚賢於李南公諸人耶自昔曲學邪說害人心術則邦國從之宋人有言國家一統之

業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諒乎

劉昺

宋喬年子真強淵明

蔡居厚

蔣靜

賈偉節

許敦仁

劉昺字子蒙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末進士甲科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兄煒通樂律煒死蔡京擢昺大司樂付以樂正遂引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昺撰鼎書新樂書皆漢津妄出已意而爲之緣飾累遷給事中京置局議禮昺又領之爲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紀元曆有所損益爲吳執中所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陳州昺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以

事免京再相召爲戶部尚書昺嘗爲京畫策排鄭居中故京力援昺由廢黜中還故班御史中丞俞橐發其姦利事京徙橐他官徽宗儲三代彝器詔昺討定再爲翰林學士又爲太子賓客復還戶部加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與王家交通事敗長流瓊州死

宋喬年字仙民庠之孫也父充國刻意問學以鄉書試禮部旣自謂宰相子輒罷舉仁宗知之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累遷知太常禮院東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臣大臣不懌會廟饗宿齊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劾罷禮院遂致仕性剛介孝於奉親至太中大夫卒喬年

用蔭監市易坐不檢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
京當國起歷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京罷貶官蘄州安
置京復相還舊官知陳州卒謚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父子依馮蔡氏陵轍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
厚使爲鷹犬擢至顯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謁諸陵
有司預爲西幸之備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
百四十間費不可勝會髹漆至灰人骨爲胎斤直錢數
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壟兆大抵遭暴掘
用是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延康殿
學士謚恭敏

強淵明字隱季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終祠部
郎中淵明第進士歷國子司業與兄浚明及葉夢得締
蔡京爲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遂濟
成黨禍亟遷祕書少監中書舍人大司成翰林學士京
罷相淵明亦補郡後召爲禮部尚書復拜學士進承旨
翰林廣直廬徽宗書摘文堂榜賜之兼太子賓客以疾
改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監修國史卒贈金
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謚文憲浚明早卒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嘗擊呂惠卿
兄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大觀初爲右正言奏疏曰神

宗造立法度曠古絕俛雖符祐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能搖者人心理義之所在也陛下繼志廣聲政事具舉願如明詔敕有司勒爲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後改戶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爲宋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修撰知秦州坐事削職罷蔡京再相起知諸州加徽猷閣待制爲應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宮度地汙下坐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戶部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卒

蔣靜字叔明宜興人第進士歷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罷去徽宗初立求言靜多詆元祐間事蔡京第爲正等

除職方員外郎中書舍人吳伯舉坐封還黜靜遷至祭酒中書舍人歷典諸州移疾奉祠越九年召爲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贈通議大夫

賈偉節開封人第進士累擢直祕閣爲江淮發運副使蔡京壞東南轉般法爲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下籍催諸道逋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以備供奉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興論功進秩遂拜戶部侍郎改刑部終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

許敦仁興化人第進士崇寧初入爲校書郎蔡京以州里之舊倚爲腹心亟遷右正言至御史中丞疏請五日

一視朝坐罰金左遷兵部侍郎卒靖康中諫官呂好問
論敦仁之疏乃蔡京授指欲顛竊國命也

論曰春秋之法罪黨惡使爲惡者孤而無助則亂弭矣
方蔡京用事暱交死友往往而是若劉昺數輩其尤也
蓋京阿意紹述設黨禁以杜異議久之飾五禮作雅樂
自謂太平豐豫無害爲宮室花石之娛因之蕩上心以
竊國命而昺等實喻指效力共爲欺罔遂令賢隱而佞
集主荒而權移正言崔鷗論京之姦大類王莽而朋黨
過之豈誣乎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六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崔鷗

張根 弟樸

任諒

周常

李朴

崔鷗字德符陽翟人登進士第歷筠州推官徽宗初立
以日食求言鷗上書大略謂方今政令煩苛風俗險薄
未暇一二陳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夫毀譽者朝
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
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
此何理也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光忠

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徂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濟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帝稱善除相州教授後蔡京籍上書人以鷗爲邪等免官又之調績溪令移病歸始居郟城治地數

畝爲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爲殿中侍御史至則欽宗立授右正言上疏曰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已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

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
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
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解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
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
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
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
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
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
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
考定之同已爲正異已爲邪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

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刃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
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
以謝天下累章極論忽得攀疾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
命下卒鷗平生爲文至多輒爲人取去尤長於詩清峭
雄深有法度無子壻衛昂集遺文爲三十卷傳焉

張根字知常德興人甫冠第進士歷遂昌令當改京秩
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賤妻封及母
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時年三十一屏處凡十年廷
臣及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徽宗召詣闕爲帝言清心省
欲以窒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

爲親賢宅教授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大觀中
入對言陛下幸滌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
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
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於此卽
命爲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兩浙辭
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略謂今軍須匱乏邊備缺然
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豫爲
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今羣臣賜一
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十萬緡曾
不足給一第之用願陛下靳之其次如田園邸店金帛

好賜之類亦不可不節也書奏權倖側目尋以花石綱
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
力陳其弊益忤權倖迺擢奏牘注切草略爲不恭責監
信州酒旣又言根非詆常平以搖紹述之政再貶濠州
團練副使安置郴州尋以討淮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
夫終于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
嗜河豚及蟹旣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雞鳴則少蘇
後不忍聞雞聲子燾自有傳弟樸

樸字見素第進士歷侍御史鄭居中去位樸言朋黨分
攻非朝廷福若不櫛其尤父則難圖於是宇文黃中賈

安宅等六人皆罷凡蔡京所惡亦指爲居中黨而逐時
郎員冗濫至五十五人徽宗喻樸使論列乃擿其庸繆
者十六人疏斥諸外改祕書少監蔡攸引爲道史檢討
官召試中書舍人卒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力學自奮年十
四冠鄉書登高第調河南戶曹以兵書謁樞密曾布布
使人邀詣闕旣見覺不能合徑去布爲相猶欲用之諒
予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蔣之奇章棨在樞府薦爲
編修官布持其奏不下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
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歷江淮發運使累官

徽猷閣待制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
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
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誣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
復陝西都轉運使尋復舊秩進直學士童貫更錢法必
欲鐵錢與銅錢等諒言爲六路害寢其策加龍圖閣直
學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母憂去宣和七年提舉上清
寶籙宮修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其有憂
乎乃作書貽宰相至是又言郭藥師必反帝不聽大臣
以爲病狂予祠是冬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
諒言迺復起爲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周常字仲脩建州人登進士第以所著禮檀弓義見王
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太常博士以養親
教授揚州年未五十致仕久之起太常博士辭元符
初復申前命兼崇政殿說書遷至起居舍人鄒浩得罪
常於講席論救貶監郴州酒徵宗立召爲國子祭酒起
居郎從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爲先然溺
於富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
祐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進中書舍
人禮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湖
州尋又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脩撰卒年六十七

李朴字先之興國人登進士第歷西京國子監教授程
頤器許之移虔州教授以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
華宮事有詔推鞠忌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泰
然無懼色坐勒停會赦注汀州司戶徽宗卽位翰林承
旨范純禮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玉音謂朴曰某事
豈便於國乎某事豈便於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
父風也純禮泣下右司諫陳瓘薦朴召對首言熙豐以
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方
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
學不求諸已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於此蔡京

惡朴鯁直復以為虔州教授又嗾言者論朴為元祐學術不當領師儒罷為四會令改承事郎知清江縣廣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即位半歲間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即位除祕書監趣召未至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朴自為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拒之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朴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邪居官所至有聲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為心以道為體以時為用其可已矣蓋敘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論曰徽宗政出權姦仇視善類士之覬利者貢諛慮

者循默習俗風靡久矣崔鷗張根任諒周常李朴竝負直節歷歷陳時弊無諱帝未嘗不嘉美乃竟厄於讒或竄或廢所謂善善而不能用其失國宜哉

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勣孫逢喻汝礪

梅執禮

程振

劉延慶

歐陽珣

何灌字仲源祥符人武選登第歷府州火山軍巡檢遼人舉兵犯我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敵驚以為神為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至洞胷出背疊貫後騎羌懼而引卻知寧化軍豐州徙熙河都監見童貫不拜貫憾焉張康國薦於徽宗召問

西北邊事對稱旨歷知滄州遷至引進使詔運粟三十萬石於竝塞三州灌言水淺不勝舟陸當用車八千乘沿邊方登麥願以運費增價就糴之奏上報可安撫使忌而劾之再貶秩罷去未幾知岷州引邈川水溉田湟人號廣利渠徙河州復守岷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入言漢金城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廓卽其地也漢唐故渠尚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而射士之額足矣從之甫半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募士七千四百人爲他路最改知蘭州攻仁多泉拔之正拜廓州防禦使坐救震武逗遛罷爲淮西鈐轄從平方

臘獲賊帥遷同州觀察使浙東都鈐轄改浙西童貫北征檄統制兵馬涿易平以知易州遷寧武軍承宣使燕山路副都總管又加龍神衛都指揮使召還管幹步軍司遷步軍都虞候金師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灌請留精銳以衛根本不從明日又命灌行辭以軍不堪戰疆之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置副使未及行而帝內禪灌領兵入衛竟行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次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風迎潰黃河南岸無一人禦敵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見不許而令控守西隅背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沒于陣年六十二帳下韓綜雷

彥興奇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長子薊至閣門宣贊舍人從父戰箭貫左臂拔出之病創死言者論灌不守河津追削官秩紹興四年復焉

李熙靖字子安晉陵人唐德裕九世孫也祖均父公弼皆進士第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以議三舍法不便使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擢第又中詞學兼茂選爲辟雍錄太學正歷右司員外郎以忤王黼貶秩僅遷太常少卿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拱州越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言燕山雖定宜益謹思患豫防之戒靖康初同譚世勣事龍德宮改顯謨閣待

制提舉醴泉觀既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寬譬之終無生意故人視病相持啜泣索筆書王維詩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卒年五十三高宗追贈焉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舉進士歷中書舍人靖康初以給事中使幹離不軍議割三鎮以和使還傳道幹離不之意執政以爲不然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原召拜刑部尚書再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雲至真定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從之且命王及馮澥往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所卻雲亦還雲言事勢中變金人

宋史新編卷三十四
九
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詔集百官議雲固言
康王舊與幹離不結歡宜將命王遂行而雲以資政殿
學士爲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徹近城民舍運
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
澤有憾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
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
賊也譟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
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贈觀文殿學士雲
兄霽崇寧時爲謀議司詳議官上書告蔡京罪黥隸海
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中戰死

譚世勣字彥成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
行世勣雅不喜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又中詞
學兼茂科除祕書省正字以不附蔡京六年不遷京罷
相乃至吏部員外郎京起罷奉祠久之復還吏部擢至
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吝賜予正上供省
浮費六事爲言又取嫉當路以閣職知婺州未行復留
徽宗禪位同主管龍德宮彗出東方大臣或謂四夷衰
兆世勣面奏當修德應天不宜惑諛說進給事中兼侍
讀改禮部侍郎金騎駸駸南下世勣言守邊爲上策守
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

策也再扈車駕至虜帳以十害說其用事者言講解之
利詞意忠激虜聳聽張邦昌僭國令與李熙靖同直學
士院皆稱疾臥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竝贈端
明殿學士方金人立邦昌也有司趣百官入賀太學博
士孫逢堅臥不起祠部員外郎喻汝礪捫其膝曰不能
爲賊臣屈遂掛冠去逢義不受汙憂憤而卒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第進士歷武學博士或薦於宰
相宰相以未嘗識面爲嫌執禮聞之卒不往謁累遷禮
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園池妓妾之
盛執禮曰方臘流毒瘡痍未息是豈宰相宴樂時乎退

又戒以詩黼愧而銜之會孟饗原廟後至以顯謨閣待
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修撰欽宗立
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道除吏部尚書旋改戶部
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征請上帝后皇后太子皆
出避用事者沮之泊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
千萬計執禮與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
中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
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結罪儻室其求
而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
但許民持金銀換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會怒呼四

人責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繪何有哉顧比屋朽空亡以塞命耳曾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擣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年四十九高宗卽位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爲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起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徽宗幸學以諸生右職除官爲辟雍錄升博士歷國子司業左司員外郎兼太子舍人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憚太子薦之甚力遂

擢給事中黼白振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爲中書舍人侍郎馮熙載出知亳州黼怨熙載欲振詆以醜語振不從黼使言者劾爲黨罷奉祠居三年復還故官欽宗卽位進吏部侍郎奏言柄臣不和論議多駁詔令輕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道兵倚角擊之上牽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尹改刑部侍郎金騎在郊邀車駕出城振爲何桌言宜思所以析之之策桌不從未幾與梅執禮等同遇害年五十七初

王黼圖燕振戒以後禍而振乃用是死聞者痛之初宣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從容言孔子以鴟鴞之詩爲知道老子亦云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爲徽宗道之徽宗寤頗欲去健羨疏近習而宦寺楊戩輩方大興宮室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爲將輔太子幸非常徽宗震怒誅馮而太子之言亦廢高宗贈振端明殿學士端平初賜諡剛愨

劉延慶保安軍人世爲將家以雄豪稱數從西伐立戰功積官至保信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方臘節度河陽三城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渡白溝郭藥師曰九其行軍無紀律扣馬諫不聽至良鄉遼將蕭幹帥衆來與戰敗績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今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先行卽入燕城幹舉精兵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也渝約不至藥師失援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于盧溝南幹以計恐之燒營而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歌賦誚之坐貶率府率安置筠州遼人知中國不能用兵由是輕宋未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三
幾復爲鎮海軍節度使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兵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爲追騎所殺光世有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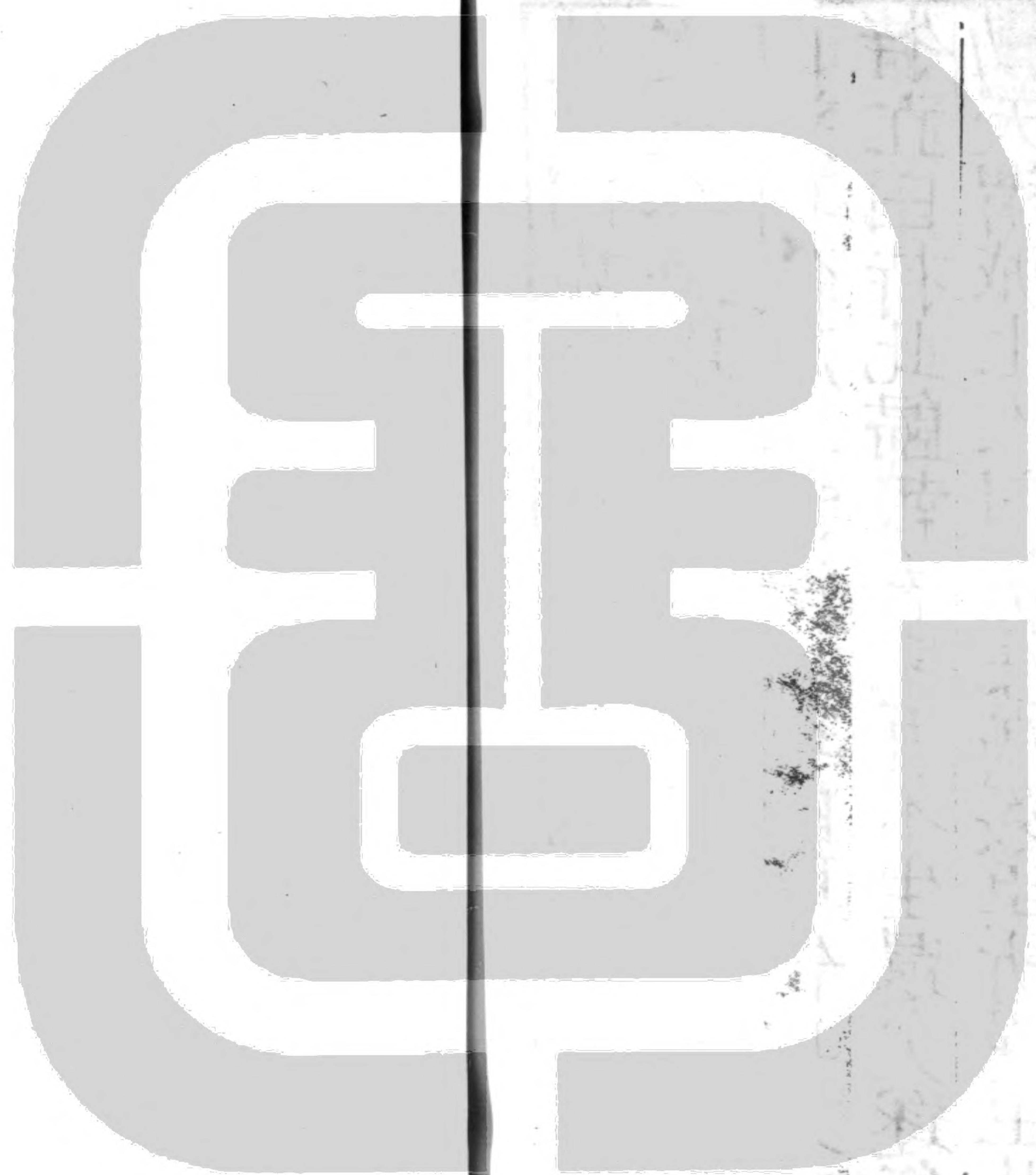
歐陽珣字全美廬陵人徽宗時第進士歷將作監丞靖康元年金虜勢張甚珣適詣京師道出豫章故人爲帥基珣勿行行且及禍珣曰國蹙如此而謀國者日益鄙吾將有所開說說不合而死是得死所矣及至虜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群臣議何藥而下三十六人無異詞珣復抗論謂割地奉虜匪

策且曰虜志不在地願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我師取之直今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迺白遣珣使虜軍割深州珣卽取告身文書畀同年生戴特立曰持此歸報吾家吾不生還矣遂行至深州城下勸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遂死之

論曰金虜入宋廷臣死於難者奚獨李若水哉何灌劉延慶提兵捍禦雖敗猶奮程振梅執禮憫都民荼毒却其無厭之求李熙靖譚世勛恥事二姓堅拒張邦昌召命歐陽珣力阻割地爲忠義倡七人之事雖殊其爲殺

身成仁均也王雲斃於衆怒設免焉高宗能中興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四



程